

# 回归原创的选择

◎李跃森

一些IP剧取得成功,艺术家的二度创作不容忽视,从IP回归原创,就是真正着眼于作品的内涵、情怀和质感

IP(知识产权)是近年来视听艺术领域备受关注的现象,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创作风向标的意义,但在2018年,风向发生逆转。一些备受期待的IP剧非但没有成为“爆款”,反而市场表现冷淡。电视台播出的剧目中,收视和口碑突出的,大多是优质原创作品,如《黄土高天》《最美的青春》《远方的家》等;网络播出方面,《东方华尔街》《忽而今夏》等意外走红,同样证明观众对优质原创作品的青睐。从追逐IP到回归原创,是2018年视听艺术发展趋势中的一个重要转向。

这一转向是产业格局调整与视听艺术创作规律共振的结果。IP是一种投资价值。今天的观众与过去相比,知识水准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需求更加个性化,在娱乐方式的选择上更为主动。IP的崛起适应了这种需要,随之而来的是,视听产业在市场化过程中积聚的能量迅速释放,反过来促进IP的野蛮生长,在产业内部搅动泡沫,制造喧嚣。少数人抱着跑马圈地的心态,把囤积IP当作竞争和扩张的手段,强行改变市场秩序。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运作不可能真正占领行业制高点,同时,IP的集中涌现无疑增加了制作成本。从IP回归原创,就是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良

性市场秩序。

回归原创是一种价值选择。表面看来,IP剧由粉丝经济推动,与作品精神内涵无关,但实际上,IP剧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受市场运作左右,容易流于浅表化和碎片化,常用时尚感掩饰精神价值的匮乏,难以提供良好价值引导。IP虽然有助于扩大影响力,但并不能提升作品本身的价值,一些IP剧取得成功,艺术家的二度创作不容忽视。从IP回归原创,就是真正着眼于作品的内涵、情怀和质感,提供观众所需要的现实观照和人文关怀。

回归原创也是一种美学选择。就目前而言,IP剧在题材上多局限于宫斗、玄幻、悬疑、言情,在艺术上常采用标签化、模式化套路,容易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有些IP缺乏原创精神,模仿泛滥,貌似张扬个性,实则模糊个性。几年时间里,IP剧从光华夺目到黯然失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创精神不足。不管IP热给产业发展带来的偏离有多大,最终还是要受艺术规律的制约,还是要回到创作本身。一部作品是否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还是要看艺术家能不能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故事,能不能挖掘出人性的深度,能不能创造出生气盎然的艺术形象。

回归原创还是一种文化选择。对IP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个性化的需求,但对其过度追逐又限制了观众

的视野和需求,使人误以为观众只有此类需求,观众更为丰富和多样的需求反而得不到充分满足。的确,IP剧可以吸引数量可观的粉丝,但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圈层化特点,缺乏更广泛的观众认同。一些IP剧只重流量,不重品质,把IP变成时髦的奢侈品,一方面夸大它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浪费着IP,破坏了文化生态环境。从IP回归原创,是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一种主动修复,有助于培养更适合艺术作品自然生长的土壤。

视听艺术一体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的视听艺术作品应该面向所有媒体,是一种跨文本写作、跨媒体传播的“全媒体剧”。“全媒体剧”的核心特征是互动。这必然会带来作品与观众关系的深度调整,不仅要求叙事策略的优化,更要求现实主义精神的拓展和深化。在这样的前景中,IP无疑会扮演难以替代的角色,它所体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2018年热播的《如懿传》《延禧攻略》,IP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利用IP,可以有效加强作品的引导力、传播力。

IP的故事没有讲完,它还会继续讲下去。从长期发展来看,IP降温是一件好事。它让人们对IP的评价趋于客观、理性,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认识IP的意义,发挥其积极效应,助推视听艺术繁荣发展。(来源:《人民日报》)

# “学”中有深意

◎彭国华

“学”,是一个纵贯古今的重要概念。《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的其他章节中,论及“学”的语句也比比皆是,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不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等等。后世的许多文人学士,对于向学、治学的问题也做了大量论述。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对“学”的理解比较表面化、片面化,颇有深化和“纠偏”的必要。

一般而言,想要对“学”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须解决三个问题: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相对简单:学习是人们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在社会中立足进而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今时代,学习更成为一种贯穿终身的现实需要。一个人如果不及时学习、不更新知识,很快就会落伍甚至无法生存。

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无论古今中外,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为了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回溯到“轴心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亚里士

多德那里,梳理一下这位古希腊哲人的相关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理智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五种:技艺、科学、明智(或译为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或译为直觉理性)。努斯和科学都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起因不变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前者探求事物的起因和前提,后者则从起因出发、通过推理而得出结论。智慧是努斯和科学的结合,是居于首位的科学即哲学。技艺和明智(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其中技艺与制作活动相关,指导人们加工、改造那些可以变化的器物;明智(实践智慧)则与实践活动相关,指导人们进行理财、立法、伦理和政治等实践活动。结合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可以看出,人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相对固定或约定俗成的知识与技能,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原理、公设,人类语言文字的基本构造、用法和规范,仪器、仪表等的操作规则,等等;另一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兴趣、爱好、禀赋等区别对待与灵活运用能力,如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品的研发与销售、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欣赏、社会组织的管理、人际关

系的处理,等等。这两类不同的学习内容所对应的学习方法也不尽相同:对于前者而言,主要强调模仿、记忆与熟练操作;对于后者而言,则应更注重领悟、想象、创造、应变甚至批判力的培养。如果说前者体现的主要是规则、规范层面的要求,那么后者则体现了道术、权变层面的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更高、更难达到。诚如《论语》中所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混淆上述两类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现象还时有所见:一些教育者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性质和学习要求,在后者的教学中片面强调一致性,追求所谓“标准答案”;与此相适应,一些受教育者也通过模仿、记忆的方法来学习本应通过技艺和实践智慧来把握的内容。这样一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个性、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等都受到了抑制和削弱,从而出现了学与用、知识与能力的脱节。由此可见,深入、全面地理解“学”的内涵和要求,正确掌握和运用相应的学习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来源:《人民日报》)

## 祝福新年

周家海

新春的脚步

正不紧不慢地  
朝我们走来  
窗外冬雨淅淅沥沥  
洗濯、荡涤着回忆  
往事历历在目  
日子化身为  
日历上的阿拉伯数字  
一页页,撕去  
眨眼就一年

逝去的时光

一去不返  
梦想  
若汗水  
是辛勤播撒的种子  
渴望萌出绿芽  
长出成功之果

走过了

一年四季  
雪花捎来了  
远方的问候  
游子的思念和乡愁  
又将会在  
母亲的炊烟里  
迷失自己

祝福新年

让美好的祝愿  
绽放出瑰丽的色彩

祝福新年

让新一年的希望和梦想  
能追随  
快乐、幸福与荣光脚步  
一起  
向前进发……